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白雲稿卷二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陳覲龍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白雲稾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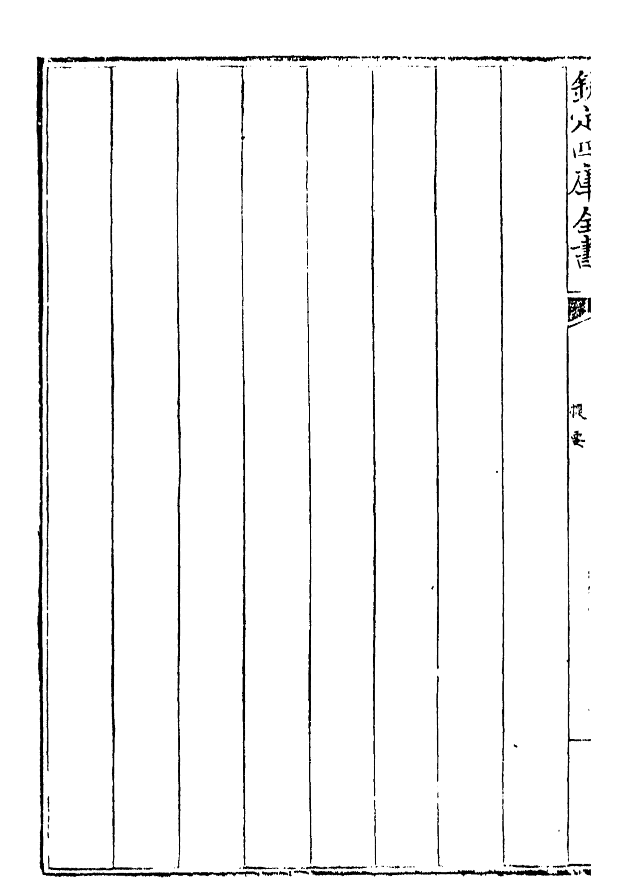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白雲稾五卷明朱右撰右字伯賢臨海人自號鄒陽子元至正二十一年嘗詣闕獻河清頌不遇而歸洪武三年召修元史六年修日歷除翰林院編修七年修洪武正韻尋遷晉府右長史卒於官明史文苑傳附

載趙壎傳中所著白雲稿本十卷今世所傳僅存五卷雜文之後僅有琴操而無詩檢勘諸本並同無可校補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謂後五卷嘗得內閣本一過眼恨未鈔成足本則彝尊家所藏亦非完帙也右為文不矯語秦漢惟以唐宋為宗嘗選韓柳歐陽曾王三蘇為八先生文集八家之目實權輿於此其格律淵源悉出於是故所作類多修潔自好

不為支蔓之詞亦不為艱深之語雖謹守規
程罕能變化未免意言並盡而較諸野調蕪
詞馳騁自喜終不知先民矩矱為何物者有
上下牀之別矣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白雲稿原序

古之人無時而不學而猶以為不足自其齠齔之始教於校室移於鄉黨少長又去之四方博求賢人師之業成而入官又即其官以為學蓋學焉以終其身而斬至於聖人之道今學者幾成而棄之儢儢然自以為足惡可與言哉臨海朱伯賢好學而敏嘗從吾甥叔夏游又從於林景和氏三年二氏之徒皆稱之今年過余錢塘出其所著白雲稿請於余余謂曰凡民之欲足而止惟

學不可以足而止夫食飲以除渴饑而足衣以適體而足宫室以禦寒暑風雨而足足則止矣學問異於是足則弛不足則進足則損不足則益是故學常不足而明生焉欲常不足而惑生焉故古之人所為無時而不學余覯伯賢生真所謂嗜學若不足者吾無以易之然猶為是瀆告焉者亦以為惟伯賢然後可與言也至元五年五月一日永嘉李孝光序

白雲稿者朱君伯賢之所作也伯賢天台人名右父母

具在日望親舍白雲託於賦詠故因有所稱焉伯賢幸臨既坐定出一編授余余盡讀之弔賈生瓌奇類賈生利澤碑震澤賦雄健有西漢風讀詩感興當不在魏晉下至若讀史論議雖當世宿學弗過也乃今得知君之學有所師皆合乎古之道凡古之道不得以行於今者亦足以傳於後今信然數稱譽於人曰吾欲以博學識字求若伯賢者葢鮮況其德操風裁又孰與伯賢齒竊為有司惜之知者謂然不知者反相謂曰方今以明經

取士為儒者先字且不暇識何暇工古文辭為朱君明經士也古之道其果能之乎余曰不然是非而等所知也昔者周制教民三物三年興其賢與能者漢因之舉孝廉舉茂才至唐乃有明經進士宏詞等選選寖多而儒道寖以湮沒然而自古聖人賢士教人為為己之學何嘗教人為學以為廩祿哉吾聞道窮則變物盛則衰譬猶漢之文章晉之字唐之詩此固其時也顧亦在乎人之去處何如耳余始居吳見伯賢鄭宗魯所宗魯善

伯賢温雅有持吾已存諸胸中矣是後伯賢復如建業從李季和游留歲餘周覧故都名山大江之勝其所與接盡薦紳先生余益以竒之此二人者吾友也鄭君死季和歸老其家吾亦將隱矣又及與伯賢友盖亦有所自歟尚章協洽歲孟夏清河張天英序

余嘗怪為古文者多用險語以文義句讀異於時為工非有合於古道者也古之人為言辭少文致又時語不類故為訓詁等文似難為解大約使通上下之情而已

非故為其辭異於時也然其宣布號令君臣之等天倫之重性情之懿義理所在炳如日星含蓄萬變無所不備後之人雖劇於文辭欲著論其説者不爾過故其傳久不衰而人宗師之下逮漢唐以至今日文之升降率與時等即其簡策之存而傳者讀之豈故為其辭而為是異哉又甞怪業進士者多自稱為時文言古文字異學不知古文又何乖於今之人也唐因隋法有明經進士自是取士者必設是科其間達人志士用以自見者

亦甚衆其為經義詞賦果可盡傳於人人耶又其人間有為史官秉筆為典策載國家事盛衰傳後世者其叙釋典明善惡果外於天人性命仁義道德之說耶文古今誠不同不外是理理明辭達今與古不異也予為是說甚久每欲從事二者之學雖其異而大同之獨恨無才氣不克自勵今年來獲與予友朱君伯賢共言之及得其所為文若干卷讀盡數日其志傳序記等書詞義優洽叙事多理趣有兩漢風其五經義皆正大嚴密不

勦取前人之成說不為時俗律拘且曰吾志是久矣通於古而達於今也子知我盍書為文集序焉至正甲申夏臨川危素序

先輩稱文章盛衰關乎世運愚竊以為未必然也彼見歐蘇王曾諸子以文迭興而適當宋祚之隆故因得以為說至若唐貞觀開元之治豈下於慶歷元豐間哉然文習弊陋未聞有能掘起之者及韓柳輩出辭章始復於古而唐室之政日就衰亂何在其能關世運哉我朝

政化之弘遠過前代延祐以降可謂極治者矣是以選舉法行得人為盛然數十年中名公鉅人往往由科目而進其能作為文章以上尊孔孟而下襲楊馬者顧多在於窮賤之士吁是又不可詰矣傳曰豪傑之民雖無文王猶興豈文章之出尤無所待於人歟天台朱君伯賢清慎好學志專而才贍當羣士進取之日獨能致力於空言之文非六經之道不傳非史漢之書不取斤斤然惟古是法其所撰著誠可謂高潔博茂有足喜者而

不知朱君之志果何所為而為之是又為可歎矣然愚聞之君子修學以立已纘言以明道已立而道明豈復有待於外哉其視舍此而就彼者得之多寡亦既較然著矣況朱君之才天之所厚其能終困之乎近讀其所謂白雲稿見數公之序論甚詳故獨推其可喜而可歎者為朱君言之庶或以慰其志云至正十四年歲在甲午十二月既望槀城倪中序

昔聞諸先子曰近世淛水之東以文章顯名於時者恒

欻然而起殆其山川風氣使然哉翮嘗服膺斯言頃識
臨海朱君伯賢氏於武林得其所著詩文而讀之方讚
其能不一二年復見其近作曰白雲稿者則楙長迅騫
倏瞠乎其不可及竊以為是不獨山川風氣之使然將
亦其精顓所繇致不然何其騰進之驟若此也盖伯賢
之先奕葉通貴而其祖父粹得儒先之傳伯賢自其蚤
年思纘世業心沈潛於經史壯則行四方從先生長者
遊既卓焉有所見聞復歸而杜門力學夙夜以古人自

期未嘗暫弛伯賢從事於外日久所交友皆天下鴻碩儒士大夫而凡見之製述必與其人論長較勝直相頡頏不肯岀其下繇其學務師古且嘗經承作者講畫是以詞氣光焰流麗可觀而其奔逸跌蕩合散起伏之態象物成形有莫能名狀其妙者故人稱伯賢之文章為善於變化惟物之變化不常者莫如龍幽也而能顯小也而能大潛見飛躍也而能神至其全體妙用曾不可得而測識雲從龍者也其善變化亦然然則伯賢之所著號

白雲槁不以其變化之出於自然而無待乎藻繪以為飾誠有類夫白雲之在天者乎今夫白雲之英英自然成文孰不瞻望而玩悅之以伯賢氏之文章炊然而顯名於時固宜矣而況乘山川風氣之昌秀於淛水之東耶至正庚子歲三月既望上元楊翮序

鄉友朱君伯賢少穎拔不羣尚志氣好學讀書徵師問道能自樹以承其家業居臨海金鼇山之陽山多白雲常連接海氣晨夕出沒居覽其蓬茀悠揚鬱暢卷舒若

奇峯流水變態萬狀端倪莫測又蜿蜒若龍蛇鸞鵠縹緲神化俛仰噓吸怡悅性情以成其文章也既而上會稽過金陵浮洞庭彭蠡弔古今名山大川靈文勝跡而白雲之聚散又常在目睫別余去幾幾十載遭時多故遂遯棲於越古姚虞之區至正十九年予以師旅事過其地訪得之既相見出示所著白雲稿累十數卷且曰吾於金鼇白雲不能一日忘也雖遠遊四方而親舍之望寧或嫵於狄公乎故當操觚命牘時白雲之幽思遐

情固已勃於胷臆發於頴端矣因之以名編可與余聞其語斐然興懌然喻盡日讀之識其氣體渾厚有西京裁制而辭章嚴密典雅不務險怪艱深以求古不為綺靡繢麗以徇時若此者宜其不利於有司而可馳騁於賈董班揚之疆場以垂美於後覩也危太史序得其旨矣予不能釋然忘情故又為之引説焉是歳庚子冬十有一月望日同郡劉仁本序

劉勰論文有云論説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

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文檄則春秋為其根嗚呼為此說者固知文本乎經而漉猶謂其有未盡焉何也易之彖象文言有韻者即詩之屬周頌敷陳而不協音者非近於書歟書之禹貢顧命即序紀之宗禮之檀弓樂記非論說之極精者歟況春秋謹嚴諸經之體又無所不兼之歟錯綜而推則五經各備文之衆法非可以一事而指名也蓋蒼然在上者天也天不能言而聖人代之經乃聖人所定實

猶天然日月星辰之昭布山川草木之森列莫不繫焉覆焉皆一氣周流而融通之茍欲强索而分配非愚則惑矣夫經之所包廣大如斯世之學文者其可不遵之以為法乎吾友朱先生伯賢以純篤之資而留意於辭章先秦兩漢以至近代諸文無不周覽用功之久灼見其是非之真復取近正無疵者聚而為書蠅頭細字動至數十大册時出而諷咏之已而嘆曰學文不本諸經其猶玩培塿之卑而忽嵩華之高乎乃復致力於經功

益倍於前時越數歲胷中浩然若有所得操觚書之凡陰陽盈虛之運民物倫品之理萬彚屈伸之變皆隨事而著源源乎罔知其所窮且其為體多而不冗簡而有度神氣流動而精魄蒼勁誠可謂粲然藻火之章矣濂之有志為文不下於伯賢古今諸文章大家亦多究心乃游黄文獻公門公誨之曰學文以六經為根本遷固二史為波瀾二史姑遲遲盍先從事於經乎濂遂取而温繹之不知有寒暑晝夜今已四十春秋矣用心之苦

雖與伯賢同而伯賢之所造詣濾固不能窺見其髣髴也然而太上立德其次即立言立言甚非易也自孟子以來致力於是者非不多求其可與經並傳者舂陵周元公一人而已元公之言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是則文者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由其心與道一道與天一故出言無非經也元公豈嘗拘拘學為文哉濾與伯賢又當共勗之可也伯賢以白雲稿若干卷請予序濾故具論之使知伯

賢之文蓋以經為本而蹈襲近代以為美者其尚有所發也哉伯賢名右天台人著書甚多所謂書傳發揮春秋傳類編三史鈎玄秦漢文衡深衣考邾子世家元史補遺皆不在集中金華宋濂序

白雲稿卷一

明　朱右　撰

騷賦

廣琴操十首并序

操者操也君子操守有常雖窮阨猶不失其操也其音節固古詩騷辭之體然詩以興騷以怨操以操作

廣琴操廣云者題義因韓子之舊也

將歸操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

河之深兮誰將厲之河之淺兮誰將揭之河洋洋兮不我濟之竭澤以漁兮蛟龍辟之覆巢殀胎兮鳳凰去之夫人有知兮予實類之九州博大兮將予遂之

猗蘭操孔子傷不逢時作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巖穴幽阻誰其晤語猗蘭之芳煜煜其光不我珮服昊天孔明子如好修維我之求子如不好於我何卹

龜山操孔子以季桓子受女樂諫不從望龜山而

作

維龜有山造初鴻濛自龜之東淮夷來從膏澤既施草木實多周公上天奈龜山何

越裳操周公作

天之聰兮瞶瞶其音天之明兮窅窅其深天之仁兮實臨下民文王在上兮於穆不已浩浩其天兮時暘時雨越裳來臣兮萬物斯覩

拘幽操文王羑里作

美之隮兮罘罘美之室兮幽幽嗟室之人兮為死為囚
匪維伊慾兮實我之郵日月有明兮容光勿留

岐山操周公為太王作

自邰有家於夏之先克承勿怠瓜瓞綿綿開我邠宇行
我宗禋嗟狄之人敢乘以奸彼岨矣岐將遂於遷既有
我土勿戕我民

履霜操尹伯竒無罪為後母譖而見逐自傷作

驅車驅車車行無遲兒在中野父寧不悲驅車驅車車

行無違兒當有母孰使兒饑天生衆民罔不同仁風雨
霜露實活我人民生有知以順天賦

雉朝飛操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雉雙飛感之而作

雉于飛山之陲孤雄啄羣雌隨雉于飛音下上陰陽和
鳴聲暢胡我人朝出薪入無家徂歲年

別鵠操商陵穆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其改娶
其妻聞之中夜悲嘯穆子感之而作

黄鵠雙飛朝隨莫歸山川悠邈不女乖離今當乖違且

復徘徊女啄女飲毋使女悲

殘形操曾子夢見一狸不見其首作

狸維獸不見其首我夢之形吉凶曷究式協于占載觀其繇曰修爾躬自天之佑

古琴操十有二韓子去其二而取蔡中郎琴操事跡作十操予嘗讀而悲之見韓子有志周孔而惜夫時不值也特著其辭以自表見觀其托意命言實邁往代比讀朱君伯賢廣琴操其所見又出人意表非徒

擬而作也將歸操曰九州博大兮將予遂之聖人待天下之心也猗蘭操曰子如好修維我之求道在躬也子如不好於我何䘏安於命也用行舍藏誠在人而不在已矣龜山操曰周公上天奈龜山何則國家之治否實存乎其人拘幽操曰日月有明容光弗留輔相之蔽也岐山操曰既有我土毋戕我民太王之志也履霜操曰民生有知以順天賦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矣殘形操曰曰修爾躬自天之佑君子唯自修

而已爾吁茲非有以廣韓子之意與先民有言文章不關世教不作可也伯賢讀書力行垂三十載著述甚盛若廣琴操作於韓子之後立言尤難其宜與古人並傳哉自予嗜學好修每恨不得友天下善士况上論世而友之乎然予亦悲其志之不達也操成嘗過予歌之嗚嗚感慨不能禁而辭則止乎義命者也因志末簡俾來者有考焉汾陽郭公葵識

讀廣琴操　天台劉仁本羽庭

朝陽有異士曾造重華庭一鼓南風曲萬物為和平東
姬及漢晉秦楚無餘聲彼或怨以怒又或淫而傾素絃
不為理千載懷幽貞美哉昌黎伯掇拾風雅英頎然作
十操擬托周孔名辭情或微隱古意誰能徵抱琴適東
海乃遇郈陽生廣操一紬繹援琴為我聽三嘆有遺音
始足擴其情天地既寥廓日月行清明夜忽夢聖哲吾
衰感精靈起謝抱琴士伐木何丁丁長揖出門去幽思
秋冥冥

九規

九規者鄱陽生朱右之所述也生居貧學道篤志力行雖窶乏不以動於心每披閱圖籍即研精覃思不得不饜日有腴味則接物寓言必於爾發之自謂樂之終身何自信之深也嘗擬離騷九篇以規己誨友教蓋未敢與知道者言抑祇以規警云爾其辭曰

惜逝日之無因兮悵發憤而抒情帝賦予其不薄兮曰降衷之至靈何人生之長勤兮不保神明之所居走一

市而三丫兮甘蕪穢而弗治下喬木入幽谷兮紛雜揉乎薰猶不自知其為黃鵠兮廼與鷄鶩而沉浮殷太甲之不悟兮宗社將就於顛危秦穆拂諫出師兮終噬臍以害追春秋儵儵遁序兮忽朝曦之向夕往者余弗及兮庶幾乎來者之可復顧蘧瑗之寡過兮覺今是而昨非也顏氏子之克己兮惟日進乎善幾也軼埃風以邁流俗兮庶幾修吾之初服絶斧斤滋萌櫱兮願依往聖之遺則

右惜逝

鼂秣車於崑崙之墟兮余將造乎南華歷沅湘登九疑兮竊怪夫楚平之不化精誠悃悃竭以忠兮何君父之不予聽江渾浩以無極兮山崚嶒而晦冥蒼松夭矯以冬楙兮上拔直而參天置梁柱而橥萊蒿兮謂廈屋之已安菉葹薋以盈要兮棄椒蘭而不服膏沐為誰施兮怙犀醜之碌碌白日昭昭西南馳兮豈容光之不及緊予生其何惜兮危余行之岌岌小丈夫其何知兮竟悻

悻而弗顧託巽言以怨慕兮冀君心之一悟也誠反予於皇度兮抑宗禩之永固也子胥忠以譏黜兮關逢正而葅醢比干直以忘身兮終然剖心而弗悔余豈不察以駭俗兮帝詔予其敢違也苟予行之一迷兮雖九死亦奚爲也終欝悒而不伸兮迺怊怳而遠遊保天地之清真兮與造化以為儔弔曰夫子之生兮日月為光不容其奚傷夫子之死兮江海為東不化其曷從夫子之去兮幾年於兹頹波靡靡兮日以滋吾將起子兮以為

之師

右弔郢

倚櫂歌兮丹丘隔塵凡於下土上寥廓兮無聞下嵺粟兮無語朱衣絳節兮金莖清路漫漫兮夜氣平群動息兮神生六鼇天游兮百體以寧梵闃寂兮無人山蕭條兮無獸戴霧䰟而遐舉兮䰟熒熒以宿留丹丘人兮告予無晝夜兮常自虛出兊入坎兮升明都嘉炎德兮烹飪以時精氣入兮纚襹除質銷鑠兮神胡居超天駟兮

河之渚濯七香兮縣圃辛夷丹兮桂户抱白玉兮拊天鼓泊帝鄉兮達君父充塞天地兮爰得我所

右倚櫂

騎箕尾兮乘玄雲援北斗兮扣天門九重邃兮不可吕達歷析木兮問津河西兮帝子河東兮天孫進退五緯兮扶两輪搜玄抉微兮擘混淪導予共躡天地根靈衣兮被被皇剡剡兮陸離挾天風兮邁往高馳翔兮安驅東方杓携兮蒼龍開明堂兮與天通策右驂兮抵閶道

祝融句芒兮景從文昌兮致予敬令謁者兮為予傳命紫宮卿輔兮迎予龍旂央央兮十二乘天威兮咫尺拜玉墀兮道予臆皇風敭兮達下國躋斯民兮惟皇之極

右騎箕

予嘗探至幽以自見兮莫惟此之著也藐至賾而無聞兮亦惟顯之故也予不知其理之玄遠兮問大微之所自也帝昭昭其弗祕兮遂告予以類也曰鬼神可見而不可名兮無微不入無幽不明兮予善體物究其精兮

日監在茲用其誠兮直養爾神勿自欺兮君蒿悽愴自
不可以遺之兮亂曰春溶溶兮浩蕩秋蕭蕭兮寥廓陽
煦兮花開風動兮木落百里兮震驚九臯兮鳴鶴無往
兮不存又無幽兮不灼嗚呼神之格思兮不可以度

右探幽

襲祖德之義方兮言至近而弗欺仰先哲之玄訓兮道
彌高而弗遺處仁里之安宅兮敢顛沛於須臾灋服膺
於不忘兮迺較計其錙銖得行藏於用舍兮羔馬與予

已為莘摯畊於大漠之野兮樂堯舜以自資五就湯五就桀兮匪玄聖其誰能起天乙湯而放太甲兮又何損益乎後來傳說之托辰星兮將胥靡以終老託幽夢之斯須兮又中興乎帝造山有木兮木有枝樂有瞽兮瞽有相天民寄兮君師微斯人兮奚所尚太公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遂舉殷宗豈無賢箕兮忍囚奴而棄子顧用舍之在人兮於吾道兮何與生民兮無辜塗炭兮水火仁者兮疚心欲援之兮不可徒皇皇欲何之兮抑天

命之有在退自修以立言兮迺垂範乎萬載辭曰君子出則咎夔兮入則簞瓢以自安縱小試而遽舍兮吾將擬乎顏淵

右擬淵

天之何為建杓攜而行秋兮司令於清商木搖搖兮變衰風嫋嫋兮飛揚試登山而臨水將歸問兮西皇魂一去兮欲神心忡忡兮倍思君倚秋櫂而濯滄海懷三湘之故人感余心之縹緲兮與秋氣而溶與念佳期兮莫由

思無限兮凝竚鳥何萃於林中魚何遊兮水滋哀人生之須臾迺無知而遠逝龍蟄霧兮江潭水流寒兮歸海何逆旅之不閒迺委心而不改日慘澹兮愁人雲横秋兮迎予問王子於江皋弔帝妃於湘渚悲宋玉之高唐抒衛情乎淇水燕翩翩兮高辭蟬寂寞兮無語曷申旦而不寐與蟋蟀兮為伍春不留兮時不停暑既徂矣夏氣平秋不歸兮可奈何馳波東逝兮何時盈獨不悟而自憐兮羈旅廓落無友生思故鄉之君父增悵怳以懐憂

歸去來兮世路不可以久託些行當攬清秋採藥於丹丘

右歸來

青陽開闢萬物遂只根荄畢達濡雨露只發榮敷華盡純粹只神無離舍生邪惡只神兮歸來神無東東夷東頭海作市魚龍覆舟不可止只盛夏楙豫靡所傷只就實登成百靈饗只離宮赫奕神無行只神兮徠歸神無南南方朱鳥赤潑血腥風炎熾不可歇只西顥沆碭秋

氣愴只陰凝冰堅漸不可長只閉門息旅絶行幸只神無出舍遇象罔只神兮徠歸神無西西谷流沙水又弱豺虎咬人馬得却只凌陰葢藏天地萌只草木盡脱仁心生只幽都寒龜多黨與只神兮歸來入室處只白日西馳旦將暮只神兮徠歸毋使謬迷失故路只東方大星將啓明只牛羊盡斃遠在旁只清氣漫漫帝與語只神兮無出遇斧斤只中夜中夜神毋行只神既歸來守玉房只反吾泰初復其常只敬直無害五性光只虛明

洞達德乃藏只神兮歸來坐明堂只日飲沆瀣餐正陽只赫輝五采爛天章只聲律身度尺寸良只部伍卒徒大以剛只何適非路恬無方只本乎自然道乃昌只千秋萬歲天下王只

右小招

述道統本庖犧縈馬示象天所基聖人以畫如指諸掌何熙熙迨有熊道乃公舟車利器民肇通衣裳棟宇律歷度數垂無窮放勳立民𨺗𨺗上朞周運獲人道鴻水

墊害鯀功弗就殛羽堡堯授姚舉衆賢禹咎在廷信任
專萬民乃粒九韶來鳳三苗陵舜禪禹啓續似繼志傳
業保孫子帝降王天下之勢日趨下桀不軌毆民去愚
闇愚闇棄爾祖天乙相時應天順人有慙懼阿衡輔帝
太甲敗度縱禮聽貌貌未遠亟反改過處仁斯道廓聖
賢作武丁興胥靡出相治化成一時會遇誥命以正聖
學明世之究棄賢父姜夷遠辟西伯圉武王赫怒八百
軍師會牧野世之塞往而復大易重明闡皇極姬旦繼

之制禮作樂民懷德述道統而已矣已而不墜在下士
鳳鳥不至洛不出書麟乃死麟既死假魯史春秋筆削
視天子尊王黜霸命德討罪亂賊弭刪書詩繫十翼窮
而在下道遹直儀範百王教化萬世流罔極顏氏夭軻
不時立言軌物綱常持君子由之百姓日用而不知千
載下六經明君子有作百姓寧明德慎罰國家大治四
海平

右述統

弔賈生賦

賈生遇而復毀卒不見用有大志不得盡施於時竟憂懣哭泣以殁為文弔之

恭承閒氣兮大賢天縱明王不作兮怠棄三統文章經國兮痛哭規諷獨倡寡和兮不能從衆材大無偶兮世莫為用嗚呼夫子兮何獨使余之悲慟世溷濁而不分兮螭龍蝘蜓御濮便娟兮九韶博衍鸞鳳高逝兮鷃雀堂壇羣愚滿庭兮賢良日遠大儒遂斥兮嗇夫佞善謂

夔無能兮徽蛇婉娩卞薛無知兮懷塊自衒於予夫子兮竟罹此變嗚呼哀哉行或尼沮兮何為亡故用而毁兮天馬振迅渥洼之渚兮鯤鵬摶摇瀚海風雨兮驪龍遺珠照耀天下兮神龜負文九疇攸叙兮嗟若夫子三代該輔兮摯旦上天世莫與伍兮於乎哀哉杞梓連抱兮執斧袖手良璞萬鎰兮玉人卻走騏驥逸羣兮轡御徒後巨舟乘風兮楫者坐受命世大材兮履昌是就夏殷忽沒兮時非吾有吁嗟蹭蹬兮孰為此醜有大志而

不伸兮千載誰偶許曰已矣世其莫吾知兮子獨欝悒其誰尤時之不吾遇兮志之不盡施用行舍藏兮嗟憂泣其欲奚爲獨不見夫黄鵠之高舉兮遭矰繳而羅之麒麟之不羈兮鉏商獲以麇之謂仁者之必信兮世無伯夷賢正之必容兮孔孟以治傳説列星兮巖築胥靡甯越疾歌兮牛下單衣吕望之鼓刀兮非熊非羆將老死於渭磻兮殷民昌懷箕子之忠諫兮終於囚纍洪範之不陳兮吾將曷歸嗚呼噫嘁物固各有遇兮遇固各

有時吾道之在人兮俟天定而弗違出則棄咎兮入而莘野之夫楚萊之廬達固大行兮窮獨離居樂天知命兮顏氏庶幾吁嗟夫子兮曷獨為爾之憂悲彼尋常之詭遇兮孰為之範我馳驅也循狗茍而未遑兮夫何抑爾之遠思也生民之不幸兮堯舜遠而遂使夫子兮汩沒逢灾匪皇天之慭遺兮實人事之弗基若夫人之有知兮吾將指三代以為期

豫齋賦

上虞王先生萬石闢室白馬湖上扁曰豫齋日寄傲其中端介自守和易近人深有得處豫之道鄮陽生過而賦之其詞曰

繄予生之有涯兮恒和懌而豫如言誾誾其彌章兮行抑抑乎容儀構清齋以啟處兮澹怡神而自得匪雕榱而漆棁兮匪翬飛而鳥革楹不踰於尋尺兮高不加於簾登睇噲噲其虛明兮庶君子之攸寧時方春之熙熙兮萬類繽其並毓木欣欣以滋榮兮禽鳥喈喈於林麓

風與日之妍媚兮上浩渺其無際妙中和之同流兮激
予衷而夙契顏氏子之克己兮樂簞瓢而不改曾點舞
雩而詠歸兮志亦於焉而有在歲儵儵其遞序兮老冉
冉而將至何人生之長勤兮終幽憂而煩瘁印羲文之
玄淵兮發矇瞶而先覺垂豫象之昭昭兮玩卦辭以求
索維六二之貞吉兮介如石而不昧初以鳴而窮凶兮
三以盱而遲悔守志節之中正兮豈矜肆之敢持也逸
則怠而行虧兮徒猶豫而狐疑也明得失於動靜兮將

居易而俟命內兢兢而自省兮日愉怡乎性情或曳杖於南山之陲兮或息耕於西疇松栢蔚其後林兮秔稌芃芃而有秋等富貴於鴻毛兮視外物猶敝屣也聲色不蠱於吾中兮貨利毋累吾志也既上交而不謟兮又下交而不瀆庶先幾之明決兮願依往哲之遺則辭曰鼂釣於湖兮維鱉有魚莫采於山兮維肴有蔬左圖與書兮右琴與壺悅親朋之攸敘聊卒歲而戲娛容與兮徜徉幸人世兮壽而康安吾分之有定隨所遇而行藏

震澤賦

按禹貢震澤底定在揚州之域説者謂太湖也國語太湖韋昭注即五湖也書謂之震澤爾雅謂之具區周官職方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又似與之不同吳越春秋又名笠澤吳地記云五湖者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漢貨殖傳吳有三江五湖之利太史公自序亦云登姑蘇望五湖愚意震澤以其震蕩不定而名具區以其既定而草木藪聚為義而五湖者又

太湖東岸五灣瀦水之别溆今已連屬已春秋時以為笠澤漢傳吴志指為五湖皆即今之太湖是也于是推本作震澤賦以極庶類之繁衍明禹德於不忘

其辭曰

客有鄮陽生號遠遊公子俶儻玫瑰超奇拔偉依白雲之翩翩峩危冠之韡韡神怳怳以欲逸風飄飄而凝佇於是上會稽探禹穴訪遺踪超洞壑軺車前驅輜重紛錯王子進之以笙鶴江令贈之以芍藥遂乃揚颿錢塘

鼓檝中吳將欲窮覽山川壯遊江湖造松陵主人而驩然從予主人曰子號歷覽亦嘗聞澤藪之大有三萬六千頃者乎生曰未也可得而聞與主人曰唯唯夏后震澤周曰具區下屬三江實為五湖右接天目宣領出谿之原左通松婁中江入海之泖衆流之委犀利之儲苕谿出其南溧水經其西五灣瀦其東垂虹界其隄流甘泉之清液隱雪灘於北隈洞庭中起林屋天開渺彭蠡吞雲夢傷雷夏軼孟豬杳不知其幾千里之為遠疇能

計之三萬頃而有餘其澤則汪洋灝汗汹湧𣸣瀰漫
滓溟渙渙沄沄流颾吹波結絡龍鱗日光玉潔澄泫亂
氤清瀾凝漪錦花成文浪濤噴潰澎湃汯㴔出雷騰蛟
蒸雨生雲呼吸陰陽吞吐乾坤如潮汐之不測或蚤莫
而異觀飛揚蕩薄迅溲汩淪千態萬狀不可殫論其藪
則碧沙曼衍黄石平鋪萑葦蕉葭白蘋青蒲荇芹薀藻
芡菰荻蘆莧菁杜若江蘺蘼蕪芡實雞頭草長龍須芰
荷翠沃蓮藕芬敷衆物居之何可勝圖其土埂則塗泥

微露埤濕就乾蒧蘄蔗蒿莋芷衡蘭昌蒲馬干荃蓀射
干提楊絮白水栁葉丹蘋蓼早緑榆楓菓殷朱橘火齊
黄甘金丸連枝並秀駢集乎其閒爾乃周流梗槩溥覧
斕斑兩兩相峙欝乎崇山其山則層巒崐崘疊嶂嶙峋
岑嶔嵾差如陵如墳崔嵬猗峷陂陁糾紛上拔仞罔下
臨湄瀆控地軸以磅礴逐水曲而折旋馬跡屹立以嶷
嶷翠峯峻拔以盤桓戛浮雲之流景俯蛟龍之深淵空
谷谽谺以無底磴道宛蜒而相連其中乃有奉真之祠

供佛之堂琳宫道館梵宇禪房煙雲緲繞金碧焜煌黄冠緇衣往來而徜徉談玄讚空學幻言哤或高堂以演玄或擊鮮而稱觴駕白魚之飛艎泝重洑之流光水産則粘蟓旋螺土蛤石花鯔鱧鯽鯉鱖鱮鱛魦縮項之鯿頳尾之魴細鱗之鱸紫甲之蝦稻蟹盈尺巨黿專車長鮫潛鼉穹龜靈鼊周游涵泳其樂無涯羽禽則晨鵠莊雞鶄鸛鳧鷖鵁鶇鵜鶂鸂鶒鶬鵝羣鴻來賓陽鳥攸居鴛鴦遂舉鷗鷺忘機王雎並鶩屬玉交飛振翮刷羽以

款以嬉來如雲集去如煙晞若乃絶岸之濵漸水之石或伏或倚或卧或立或方如珪或圓如璧或矗如峰巒或平如几席或滑若肱肪或廉若劔戟或赭而赤或蒼而碧或縞如玉或黚如漆為中流之砥柱若逆河之碣石怪怪奇奇犖犖磔磔斯又天造之神工而出於兹水之蕩激也思昔夫差競霸圖勲釁戰於此勝負未分旌旗蔽空舴艋如雲始魚鼈以為樂終麋鹿而成羣迺若歸釣之徒著書之士去國鴟夷汎舟西子亦復渺渺滄

波𣳇𣳇白水主人之辭未終鄱陽生肅乎改容喟然嘆曰甚矣世道逾下而人心之不古也吾子好學頗識典策不求職方之經邦而䖏稱兹澤之庶殖不思禹蹟之胼胝而徒嘆英賢于戰國皆非所以極遊覽之願望而擴夫五性之至德也遐思往古擊節太息請即主人所聞而陳予所得嗚呼噫嘻浩蕩方盛懷襄未平九域混而莫辨百㵎壅而不行支祁崛强於淮甸天吳披猖於海澨時維兹水震蕩靡寧浡浡洶洶砉砉轟轟疑撼天而

動地猶駕雷而鞭霆類不周觸而天柱折若巨鼇抃而洲島傾斯震之澤所以錫名也迨夫九載既南庶土交正波神受職川后奉令應龍畫地以效功庚辰持戟而制命導吳淞以安流别淮海而表境於時澤安其所水順其性鳴者自停動者自靜斯震之澤所以底定也千載而下美哉禹功昏墊之害既遠灌輸之利無窮故漁人舟子之出入豪商薄宦之經從擊檝鼓浪引帆隨風莫不連檣接舳往來乎其中斯又具區之數以萬民惟

上之供也方今海寓清明朝廷寧謐內宣教化外修貢職農安其耕女效其織工業其習商估其直士守遺經民食餘力風不揚波水不濫泆方鎮以寧土地墾闢開禹之疆廣禹之績是以九州之外咸仰聖育沾濡乎仁義涵泳乎道德浹洽恩波沐浴膏澤漸摩浸潤流衍洋溢天無亢燥之災人樂沃土之俗試言其故則辟雝湯湯聖化行矣靈沼洋洋聖澤汪矣御溝溶溶生意芘矣溥德川流達要荒矣下視一隅寧不隘杯水於坳堂矣

主人於是聳乎樂聞憮然自失仰神功之長存慨餘子其何益相與鼓枻乎滄浪曽不蔕芥於胸臆乃起為詩歌以頌德詩曰

於赫禹功配天比隆生我遺氓宅我土中原隰畇畇江漢為東萬世永賴維禹功是崇於皇禹德立我民極手胼足胝救焚拯溺鑿井而飲耕田而食靡謝天功焉知帝力於昭太上示民以應眷佑我皇與民立命開禹疆土繼禹作聖其混合四大維民之正於穆

聖皇維上帝不常敬哉有土疊疊弗敢康五嶽四瀆七澤九岡罔不修其職來享來王來享來王受天之祐於萬斯年睠我有土有土有民有子有孫有引勿替以頌茲文

麒麟閣賦

大漢甘露二年海宇静謐國家無事邊鄙四裔罔不賓服臣順於朝上乃思股肱之美贊翊惟勤詔繪一十一臣於麒麟閣仍署官爵姓名曰大司馬大將軍

博陸侯霍氏大司馬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車騎將軍顔頟侯韓增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丞相高平侯魏相博陽侯丙吉御史大夫趙平侯杜延年宗正陽城侯劉德少府梁丘賀太子太傅蕭望之典屬國蘇武用旌忠良昭乃勲烈俾垂型世世臣幸際昌期仰瞻盛舉抃躍之餘謹拜手稽首而獻賦曰

客有鄗陽生覽四極放東瀛道出褒斜憩於西京造司馬大夫而問曰蓋聞聖王之統御也道德以為澤禮義

以為興動不諆身侈靡是規土木不作丹堊弗施今年命左馮翊右扶風即麒麟而繪像而粉飾乎儀容擾庶役鳩衆工務美麗壯觀而為是不急之功恐非所以示外夷宣皇風蒙竊惑焉大夫莞而笑盱衡而言曰何客惑之滋甚耶客不遠千里覲光上國覽宏規之博大而終莫之所得將君臣以自私而不知報功以崇德敢述一二請留更僕主曰唯唯大夫曰在昔季世生民無主暴秦吞噬土殖封豕窫窳其人民桎梏其疆宇鼎沸四

海磔裂同氣元元為之不起於是下民哀籲以叫號上
天降監而眷顧致命於我高祖高祖乃順天威奉帝勅
叱咤生風揮霍斗極雷動電發機觸焱疾提劒而大呼
民用以息遂度弘基恢帝業尊中國垂累葉鄴侯址基
而經營奉春夾輔以贊協廼披廣路建宮闕倣太微之
紫垣象陰陽以開闔乃詔考工遴瓌材畫堵成制天漢
昭回楩楠豫章水陸而並徠廼植砥柱構桷榱樹梗桴
之高驤軼風雨於飛埃抗驪龍之雄吻凌雲烟於紫霓

架虹梁於天半殷九壒而出雷逼星辰而欲近目炫轉而意迷繚以周圜之崇墉承以埤平之三堦石渠通其傍金馬峙其西天禄接其右白虎緣其隈環列乎未央之宫隱映乎昆明之沱𦢊屬乎建章截業乎崇臺接宣温俯清涼睇金華控玉堂儼神明之所居覲咫尺之天光世宗孝武重熈累洽錫嘉名之孔彰昭靈瑞之既獲斯閣之搬於國初而麒麟之名實元狩而有作維我皇上聰明天啓裒斷如神思廣漢道以昌後人於時腹心

干城股肱臣隣殫謀竭慮效忠致身顯功名於當世咸際會於風雲有如博陸侯仗義秉節定萬世策豐功盛烈宜尊之而不名俾冠羣列張以忠勤韓以有守充國之制敵振威魏丙之廉貞忠厚同心輔治垂裕不朽劉杜之村智梁蕭之經術蘇武之節不辱炳炳乎嘉績其命續事乃審厥像著其爵秩具爾瞻仰示之以勸功因之以昭賞率爾後昆表表相尚誠曠古之未舉而漢世之人望也猗歟盛哉且以形旁求良弼是賚太常之紀崇

勲惟勵大享先王功宗厥配使黄河如帶泰山如礪金匱石室之藏貽貽後裔孰若儀刑赫赫照人耳目凛凛英風焰爛若燭殊渥寵榮莫維此之極也豈鯫生俗士所能測識哉客乃樂乎有聞如得而嘻撫手扼腕願起而頌之頌曰

維天惠民篤生聖神承之以良弼統臨萬民爾公爾侯維大夫庶士罔俾不順媚於天子明明天子民之父母以君以師以教以撫廼資爾弼以長育其下總

總爾氓莫知所依彼饑欲食彼寒欲衣奸邪罔聞知
以毒害殘糜維天降康廼致命於聖皇克生明良定
爾下土方左右先後奔走帝傍帝業是將維漢室載
昌帝思臣節不顯忠烈匪私有其功用臧羣哲有闇
斯傑載芟載業麒麟效靈續事孔列高風以不臧

白雲稿卷一

白雲稿卷二

明　朱右　撰

襍著

孫孝子傳

孫孝子名德性其先順寧人自其父厚齋君遊宦江南往來吳楚間德性嘗侍其父母適武昌之嘉魚依其内姐以居至正十一年正月紅巾陷武昌三月陷嘉魚德性甫十有三歲倉卒出逃辟相失父所獨依其母趙乘

船適去不三十里將至赤壁山石頭口趙度追者及廼即利搽舟人獲抵岸走依山谷草莽間匿其身不見搜者至趙蒙頭垢面為瘻腓人垂死德性號泣其傍甚悲賊憫之退不犯絶粒者浹旬德性上山麓間拾樹子下則釆水實以食母賊去掠他縣德性出行村落稍近人遇羅仲玉者其父之故人也識之留子母其家人之知德性者咸來饋之德性躬執爨為食以奉母早夜不少離其側凡三歴寒暑如一日已而王師克武昌德性訪

知父還浙聞遂謀於母曰天幸有以全吾母不幸不得以見吾父苟活奚為十四年五月與母俱往武昌九月得從官軍自武昌下十二月至浙復見父錢塘遂與父子如初人皆以為德性孝感所致云

人有言國有忠臣國之至不幸也苐觀孫孝子亦家之至不幸歟昔赤眉入闗蔡順取葚供母賊感其孝新莽之亂江次翁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天下稱其賢孫德性以年少能行之其天性然歟

釋交

或問交有道乎釋之者曰有禮與情而已矣其接也以禮其親也以情古今不易也古者君臣守覲諸侯聘會大夫盟好士相見莫不有禮亦莫不有情焉禮則能敬情則能親敬則久而不衰親則附而益信交之道不貴乎易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交之道不既尊乎朋友居人倫之一實貫乎四者之中交之道不亦重乎然則交友之道

詎不以禮與情而行與或曰淮陰與沛公為金石交卒為漢擒張耳陳餘為刎頸交終復搆怨則交可恃乎釋之者曰是棄夫禮與情者也尚奚以言交與今有人焉不面識而深相得者是謂神交不數見而實相孚者是謂心交慕聲威以附從者是謂勢交旦暮同游見利即棄者是謂市交寧舍生而不忘信義者是謂死交神交者合心交者親死交者全市交者離勢交者敗子將為神交者乎將為心交而至死不渝者乎將為市交與附

勢者乎其必有以自命矣或曰何謂神交曰商宗形夢於胥靡箕子授範於周武尚父兆祥於渭獵齊甯漫歌於通衢非神交者乎何謂死交曰史鰌尸諫於衛主延陵掛劍於徐君豫讓弗臣而吞炭非死交者乎何謂心交曰鬷明之於叔向伍舉之於聲子重耳之於舅犯昭烈之於孔明管氏之於鮑叔雷義之於陳重非心交者乎若齊之田文魏之無忌趙之平原楚之春申勢交之尤者也商鞅强秦主死即殉李斯霸國身隨以亡穰侯

操威范雎以代則勢交之不能久者也如韓非設難以儆君不韋行詐以賈國鄙寄沽名以賣友則市交之尤者尚可勝數哉或曰交道既聞命矣然貴賤殊勢少長異宜得無等夷乎釋之者曰嘻哉衛融爾汝陸張忘年夫庸計其生之先後位之崇卑也與雖然世衰道微習移易化伐木之廢久矣人固有居同里族戚聯姻婭學共術業出處同歷憂患同事者至臨小利害即忌嫉以相加詆毀以相抵牾甚者設阱以擠之瀕死亡而不顧

獨何心哉是不知禮與情之貴且重也夫禮本乎天情因乎人天人之道也予奚感焉問者唯唯而退有周君宗姓者與予同登孟氏之門別既久旅遇越之上虞予適遭先母喪變周君昆弟匍匐供事不啻懿親蓋有禮而有情者予固不能忘於心也居歲餘將去予歸因叙或人問答之語作釋交且以敦久要之誼

豢龍解

龍非可豢也可豢非龍也夫龍淵潛而天飛能小大致

雲雷澤下土神變莫測豢養何加焉豢養得加之則非

龍矣番舶入貢由南海入廣有物蜿蜒長七尺魚身牛

首繭角鱗甲爪牙鬚鬛具如龍舟人以木穽㝥其中置

海水以豢養之將獻京師且曰初為漁網得之若黿鼉

魚鼈然吾固知其為非龍也天下大獸五鱗之長為龍

而龍有神不神不可以長物也蠃之長為人而人有聖

不聖不足以長人也或以人為人非也聖斯全人矣以

龍為龍非也神斯全龍矣人將不以聲利惑則龍不可

以豢養得故曰人無慾猶龍然作豢龍解

柯遂卿叙論

或問於予曰富人有日散千金於市可以謂之惠乎曰未也大夫有獎車馬於朝可以謂之儉乎曰未也士有活百人於有司可以謂之仁乎曰未也夫天下之事皆吾分內顧有所為而為之而以德色於人夫乃不可乎天台隱君子柯遂卿居耕以自食慕聖賢之道學之不厭未始求知於人一日行市上見械繫三人將送有司

君察識其一爲張萬也詰知萬三人同負米販城郭得錢若干緡出城一舍遠惡少年追及之利其所有且執誣爲賊富人遇諸塗更賂少年掩爲已獲以要官賞嗚呼彼獨何心哉柯君聞之毅然爲陳其狀於府上官得其情三人免於死嗚呼若柯君其仁矣乎當是時寇竊發海上著令有能擒獲五名以上爵賞有差富豪子弟往往誣執平民致取官爵上官不以察公論不以聞嗚呼民獨何辜哉今柯君行義事聞鄉里賢士大夫又著

為文章若詩歌以稱道之柯君固賢矣亦何容心於其間耶予聞聖賢論陳仲子之不食不為廉微生之諒不為直孝己之守不為信子產之濟人不為惠晏平仲之敝裘不為儉以其求知於世而為之也柯君情發於中義形於言行信於鄉黨夫豈有所為而為之者哉諸君道揚稱述與人為善又豈特為柯君發耶將以使長民者知所以戒故為之論著以系諸君末簡云

尚德說

宗陽祝釐之宮杜氏之真館在焉杜氏傳其子而及其孫曾有胡君常楙者名其居曰尚德問說於予予曰嘻哉而惡夫尚力而為暴者抑亦行古之道也昔者南宮敬叔舍權力而尚德孔子予之不容以弗論也譬之薰猶焉不可以同器騶虞豺狼焉不可以同羣爾誠愛夫仁而不成其生義而不戾於衆清靜而不爭於天下與殘暴凌厲而尚力者奚其同故君子之於其身也道義則尊之孝弟則服之過之者抑而就之拂戾者不譏焉

朝於斯夕於斯君子之尚德也庸有一日息於已乎吾聞諸子思子思聞諸夫子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子識之不忘其庶幾乎知所以尚矣或曰今之人曷慕夫高埶近利也曰畏之而弗親凜乎其敬也愛之而弗舍確乎其順也二者之間吾從其順者

復氏說

上虞馬初之復氏也鄉人惑焉趨而就鄮陽子右而問曰馬初舍其父而從其祖姓古有之乎鄮陽曰馬初亦

猶行古之道也往者因生賜姓錫土而命氏子孫因之不易也不易則不復易之而復猶古也成周盛時凡冠昏喪饋饗禮必本於其宗重宗所以尊祖也叙族所以親同姓也尊尊親親示民有生矣況敢易其氏姓乎吾聞之范公仲淹少孤依其母鞠於朱長而氏朱迨筮仕以其故鳴有司而復之范君子以為知禮焉生其亦有故與則無慼乎其復之為非古也世降道污民彛物則棼棼泯泯則人之慼之也固宜人心之天不遂以熄則

復之也又豈必有所授而然耶雖然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殆見聞風而起則世教之助豈復小補哉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馬初之謂乎

梓宇說

材莫良於梓用莫廣於梓梓果足為世用與吾觀之深山大壑多梓材大者圍數尋高表靡測匠石睨弗視也萬牛挽弗出也或枯翳自斃委草莽間人爭趨之斲度斤鋸雕刻剔鏤為筍簴為杯棬為登為勺為觶為觚為

侯為琴瑟底為轅軾為木偶像樂者食者飲者射者行者致遠者莫不資之為用則非復全材已惜哉苐觀平陸梓僅圍咫高倍尋丈叩之斵之盡其材未周也匠石顧之勿舍也十夫舉之易致也則以之為梁為棟為柱為栱梲為桷榱而圜者直者方者高者大者小者或不勝任苟人且鄙材夫豈其情哉凡度材欲大而實欲長而直欲勁而理欲結而澤大而實則用裕長而直則力足勁而理則撓不屈結而澤則潤而容斯全材與吾友

張君梓守蓄材既良深藏而不市長大既堅矣處井里守道而不變撓既不屈矣有良梓人肯終置之吾知其用大為說以貽之

守拙辯

鄱陽子過守拙先生燕坐清齋客有長揖而進顧鄱陽子而問曰先生富於春秋道誼日修智勇莫敵手握兵符分督重鎮顧乃謙抑自持樸拙是守無乃不取夫巧遲而務拙速者乎鄱陽曰是非先生之志也大樸既散

人偽滋興結繩莫施世道寖下惟機械巧詐之是務媮薄矯飾之相師政網愈密而民弗親刑法日加而下益倍豈為拙者之過與甚至作聰明以亂舊章以側言而改厥度豈為拙者之過與是故世方煌煌吾將韜其光世方營營吾將守其誠世方溷溷吾寧悃悃世方役役吾寧默默故曰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先生所守豈予之所知乎客曰陶靖節守拙歸田園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亦明哲保身者先生殆有取於是也夫鄱陽

子曰予非知道者獨不見夫大鈞之播物乎物物賦形巧孰大焉而所以造化發育者妙於無形而已又不見夫聖人之齊民乎酬酢萬變智莫甚焉而所以致泰和雍熙者垂拱無為而已孟軻氏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又曰行其所無事則先生守拙之義明矣問者唯唯而退遂書於編

深衣刋誤

惟昔邃古之初天造草昧肇有民人穴處而羸居閒者

衣鳥獸之皮以自蔽上衣下裳之制未聞也軒轅氏作取諸乾坤制衣裳以示象公侯有數等威以明虞夏因之人文自是彬彬矣自成康没而王澤熄上亂下僭人偽滋起古制不存吾其左衽孔子幾於不免況後世乎嬴劉迭興四代禮樂旋復廢壞曲臺講禮僅存深衣一篇鄭氏箋註且誤謬若此安在其能存什一於千百也耶嗚呼惜哉同郡牟君仲裴以文獻之裔習聞詩禮講貫精密著為深衣刊誤且欲與縫掖之士共之其間尺

寸裳幅之誤裁制之謬一皆刋正無遺至於名義之弘著圖之精短長廣狹規矩繩衡之度如視諸掌殆有擴涑水紫陽二先生之所未發而足為後世法程牟君之篤志於古也亦勤矣好事者將鋟梓以廣其傳端無娩也古道其復興乎似此而往必合訂正者尚多有焉何日得與君圖之

物初論

或問天地果有初乎曰有人物果有初乎曰有然則有

初必有終曰惡乎無方噫氣之大息也混混沌沌冲漠無始一氣既復陰陽遂判清濁以分高下以形非天地之初乎於時萬象森羅已具有初而迹未形也天地一陰陽而已人物固囿於陰陽以生者也陽生有六是謂之乾陰生有六是謂之坤陽生子中極於午中乾道立矣陰生午中極於子中坤道成矣乾坤者萬物之父母也當一陽初復二陽既臨陽在地中草木生焉故草木之本皆居下而末反居上陽在下也三陽既交四陽漸

壯鱗介羣生羽蟲次之故魚鼈横身飛鳥兩足而昂首陽未足也五陽徙而决膏脂生焉故獸形近人至於六陽既全乾道始備人斯立矣故人首居上足固在下得天地之全氣以生者也陽以生之隂以成之自午至子為六隂成物之氣故能全乾坤之德者為聖人聖人得天地之全氣而盡性踐形者也詎非人物之初乎然則曷而終曰生長斂藏一嵗之終滋育消滅一物之終非吾所謂終也若夫生物屏息天地無有斯有終矣曰終當

奈何曰有終必有初作物初論

雷說

或問雷鳴曰氣使之然曰有神乎曰有曰然則氣爲之神惡乎在神尸之氣惡乎乘二者必居一於是矣曰二氣之良能也行乎亭毒之表茫然無朕窅爾神運其端倪若不可測審也方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造化萬物山川出雲蒸潤爲澤陰氛凝搆陽氣轉旋故搏擊轟騰馳驟下上氣之所聚形像成焉故神物怳惚與之偕行此

理之常何足怪者曰然則世傳雷澤有神鼓腹則鳴果有之乎曰無之也方氣之至也神則有之氣之消也神與俱亡且人之生受胎父母滋為形骸血肉既成形於有迹故不能自化神之著也得氣隂陽妙而成始陽氣聚散來去無迹亦其理之常爾子奚惑焉問者躍然以喜曰子昭然發矇矣請書以告來者

九州說

或問黄帝分九州夏書序九貢虞舜肇十有二州封十

有二山至商周又止列於九果何時而復合與曰亦因地勢之使然非有意於其間也地理志云昔黃帝畫埜分州堯遭洪水天下分絶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左傳宣公三年亦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愚謂九州之別天文地理區域各定風氣不通民生異俗固有截然而不可易者禹治水作貢錫玄圭而告成功舜安得無所自而遽分之乎恐唐虞時洪水為患道里隔絶有不通者舜初即位始分冀東恒

山之地為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亦因其地勢然爾禹功既成復仍舊制舜貴無為故終虞世而十二牧固自若也夏有天下以禹貢為一代大典孔子定為夏書首得無意乎殷因於夏有曰帝命式于九圍曰以有九有之師即九州也周克殷監二代而損益之改禹徐梁合之雍青分兾地以為幽并而無徐梁營爾雅又有幽營而無青梁皆一時少損益之而亦止列於九也葢地里有古今或

廣狹不齊亦因其勢而為之耳雖然又烏知禹别九州不在肇有十有二州之後乎因取左氏漢志之言為之說

讀禹貢

愚讀禹貢而知聖人之書法謹而有辨也其載九州山川地理曲折及貢賦封域之事言簡義密詞嚴意周一字之間含蓄無盡如書山川廣平曰原下濕曰隰山南曰陽水北曰汭地高曰丘再成曰陶高平曰陸豬水曰

澤其土色無塊曰壤土黏曰埴脉起曰墳青黑曰黎玄而疏曰壚其草木少長曰夭上竦曰喬繇言其茂條言其長叢生而稹曰包其水道因水入水曰達循行水涯曰沿舟行水上曰浮絶水而渡曰逾曰亂大水合小水謂之過小水合大水謂之入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會而合於一謂之同其治功除木曰刋祭山曰旅致功曰績可種曰藝可治曰乂順其道曰從得其正曰厎經始治之謂之載已盡平治謂之既其賦法最薄曰貞襍出曰

錯其貢法常獻曰貢器盛曰篚包裹曰包待命曰錫非一物曰錯凡例不過四十而千萬世之豐功盛德盡在是矣因銓次之以便覽者

讀洪範

洪範一篇聖人傳道之書所以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昔禹治水功成洛龜呈瑞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洛書之數也禹則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周武王十有三祀訪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

陳之自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九疇之綱自一五行至五曰土九疇之目禹則洛書之經也自水曰潤下至稼穡作甘則箕子衍疇之傳義爾其餘八疇莫不皆然綱目有緒詳略相因昭昭可見自今讀之不無舛闕蓋自伏生口授時已然固有不敢妄議者宋横渠張子已嘗疑之而不及正至蘇東坡張無垢葉石林洪容齋黄東發皆以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為五紀傳文傳子駿王文憲以無偏無黨至歸其有極為皇極經文當上接

皇建其有極之下金仁山始以歛時五福而下為五福傳惟辟作福而下為福極總傳嘗正錯誤見於表註先正許魯齋又衍福極一疇著為圖說然後文從字順上下明白有不待講解而洪範之義昭然於簡策矣惜乎三八政一疇於八曰師之下不無闕文當有一脫簡今㕘考定讀如此以俟後之君子

圖書經緯說

圖書之數出於河洛圖書之理本乎天地而氣行乎萬

物也何謂數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之奇耦也何謂氣陰陽升降闔闢也何謂理太極之本體也伏羲則圖以畫卦萬象脩焉神禹則書以衍疇萬法立焉初若未嘗相與也殊不知天下之理一而無二變動不居周流六虚而聖人闡明發揮體用相資豈有二乎哉故先儒有言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其有見也夫予試申其說曰河圖一始於北洛書亦始於北子之中天之心動之端也河圖以生統成洛書以奇統耦奇天

之數耦地之數天道左旋地道右轉河圖一左旋東升
而生三三轉西而生九九左旋南升而生二十七為七
二右轉西降而生四四復東而生八八右轉北降而生
十六為六洛書一左旋於東而生三再旋於南而生九
再旋於西而生七七生二十一而復為一二右轉東南
而生四四再轉東北而生八八再轉西北而生六六生
十二而復為二自氣言之河圖左旋以五行相生為序
洛書右轉以五行相克為序水木同宮而金火易位生

者為體而克者為用奇耦之乘升降闔闢之機不窮也圖書虛中用函太極之體河圖具十洛書合十同具太極之用而天地之至理存焉曰理曰氣曰數固未始相離而氣數與理亦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以圖為書之經則書為圖之緯以書為圖之經則圖為書之緯蓋殊塗而同歸也若夫圖以畫卦書以衍疇則易與範昭然兹不必論

後天圖說

世傳先天畫於伏羲後天定於文王先天體也後天用
也體莫大於天地故乾坤居正中焉用莫切於水火故
離坎居正中焉大傳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
薄水火不相射先天之學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
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後天
之學也殊不知八卦未畫先天已具先天既運後天已
位造化變動自然而然文王蓋知之非能位之也自今
觀之乾道下交陽入於坤而為坎於北坤道上交陰入

於乾而為離於南坎就下一陽流於其根而成兌於西離炎上一陰浮於其表而成震於東艮陽上得位則變下二陰而為乾於西北巽陰下得位則化上二陽而為坤於西南兌以一陰居二陽之上而陰難為上則反旋於下而成巽於東南震以一陽居重陰之下而陽難為下則反旋於上而成艮於東北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而消長盈虛進退存亡動靜行藏天下之理備於是矣因推其說以俟君子

五宗説

或問宗法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為小宗別子者公侯之庶子別為後世為始祖也繼別之所自出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此百世不遷之宗也如周公為周宗國而伯禽庶子為魯大宗其餘庶子之子又各為禰為宗謂之小宗小宗有四或繼高或繼曾或繼祖或繼禰其初則皆自繼禰始此五世則遷之宗也大宗者尊之統收族者也小宗者統兄弟者也故宗有五自夫宗法不

講昭穆混淆仁孝既乖族義愈鈌報本追遠之意漫不加省而尊尊親親之道不明甚至以異姓為後使祖宗不為若敖之鬼幾希矣因著其說以俟守禮君子焉

王秘丞畫像贊

故秘書監丞弘毅先生王君中夫為國子師凡十年出提舉江浙儒學文行道術沾丐後人既歿之六載其子同安出示畫像前輩典型氣象如在式瞻企歎同寓仰止乃為之贊曰

儒而迂冠而㝵綦絇而妻于于而趍文之樞道之腴維後進之模生而寓殁而愉以眎夫故吾

河清頌

皇元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冬十有二月戊辰黄河清七日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凡五百餘里朝廷遣秘書少監程徐致祭刻石志祥自古嘉瑞靈應未有若此之盛也臣右謹按易乾鑿度曰天降嘉應河水先清京房傳曰河水清天下平王子年拾遺記黄河一千年一清

皆至聖之君以為大瑞春秋二百四十年凡異屢書未聞河清之紀秦漢以降白麟赤雁芝房寶鼎歌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表為年紀未聞河清之瑞也宋元嘉中河清濟北齊武成以大寧二年改河清唐肅宗中興河清四日至三十里亦未嘗有七日之久五百里之遠也惟我國朝太宗皇帝丙子之歲黃河清距今一百四十六年河水載清迺至七日帝皇受命符瑞未有若此之著者也夫天一生水為數之元氣鍾於子居方為

北皇朝啟運建國號元得天一之數肇造朔方符水德之瑞今天子聖神文武皇太子睿知仁孝河之呈祥實應於此矧水之為物清乃本性河濁而清又返本還元之徵也臣右壍伏草野竊聞盛事曠古所無不勝抃躍之至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維河降靈發源崑崙下合葱嶺度越龍門滔滔萬里沸騰駿奔介江達海嶽配川尊經雍冀兖豫奠中原流衝湍激汩汩其渾既渾何清既激何溫溫潤而清千載罕

聞聖神御極握乾闡坤河伯呈祥神后效珍肇自平陸至於孟津亘五百里七日弗淪其澄如淵其氣如餴日光玉潔風瀾瀲沄龍鱗結絡虹彩繽紛洌比甘醴瑞同景雲動由地脉原本天根上符水德載昭帝闡帝嘉瑞應錫之璠璵沈璧藉繅祼酒炙膰率土胥慶詞臣致言泰運中興民阜物蕃車書文軌登虞邁軒於萬千歲永祚皇元

進河清頌表

右伏聞至正二十一年十二月戊辰黄河清七日自平
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餘里實聖朝希世之瑞臣右
謹撰河清頌一通幷序上表進呈者伏以河流萬里帶
神州而爲淵清以千年符昌期而效瑞光騰七日聲動
八方恭惟陛下握榮圖之靈建用皇極乘水德之運處
於玄宫濬哲文明善鑒萬類沉潛睿知克清四維纘列
聖之丕基沛如天之洪澤人心顧治泰運中興虞廷弗
過於苗征夏后用修於扈伐出師命將快覩義旗之雲

從罰罪賞功大震天兵之雷動一麾而齊魯克定再討而晉絳底平信乎川嶽之昭融宜爾乾坤之訢合導崑崙積石歷中原入東海已非一日之渾自平陸三門過垣曲至孟津凡見五百餘里汪然光蒼然色雖黿鼉蛟龍魚鼈之無不形顯然陰炳然陽實水火雷霆霹靂之所由出涇渭既别汾濟同流酌元化於樞機昭回光於雲漢龍門久拓於禹蹟山奠川殷葱嶺遠越於堯封星馳土貢克符嘉應爰睹休徵然清明不忘槃水之箴而

黄流尚傳旱麓之詠宫官染翰上接三古之寶文柱史操觚下陋雙川之彤管臣右草茅賤士田野緅生感帝力涵育之恩年逾五十被聖朝沐浴之化報無一分謹撰頌言用申愚悃涓埃何補敢稱黼黻於皇猷海嶽有容少修贊緊之謬體干冐天威不勝戰栗之至謹奉表以聞

原塟

塟者藏也上古之俗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中古聖人

易之以棺槨地理之說未聞也公劉遷豳相陰陽觀流泉周公宅洛卜㵎水東瀍水西則擇地以處生人矣公孫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孔子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則亦擇地以處喪者矣初未始以吉凶休咎論也後世陰陽家乃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於是世之人類以吉凶休咎禍福為從違拘而多忌其泥也滋甚今之言陰陽地理者宗郭氏予嘗考郭氏書曰葬者乘生氣也又曰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至哉言乎

夫太極既判二五妙合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何莫非生氣之融聚也乘其生氣則神靈安子孫盛譬猶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也故其為術也塟其所會乘其所來擇其所相避其所害外藏八風內閟五行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如斯而已矣郭氏既沒學者罕得其旨隋僧令遷傳其術於華山行有左驗唐太宗收其圖經入鎮內庫禁天下不得傳及黃巢破長安國師楊筠松竊弆江西江西術遂宗楊氏楊授弟子三人曰曾智曰

鍾可期曰僧文通曾授廖禹與其甥賴文進廖授胡矮仙胡授劉七椀王六道上守劉子先得之於王世守其業至唐卿者而學始昌丹山蕭才清與王敬叔又得之劉唐卿焉自是江以南之業地理者得其學為真傳其不得者妄焉耳予嘗聞其畧曰生氣所會地脉所歸察其來脉審其陰陽辨其逆順究其分合别其明暗得其淺深為之饒減正折為剥花如接木不前不後不左不右高而不抗低而不窪急而不傷緩而不脱止其所止

是謂至善如不由此舛錯繆戾盖有不得其安者矣故曰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可不愼歟臨海毛德齋氏世為龍輿大家代以儒顯德齋聰慧有識讀書燭理嘗侍其尊平遠翁遊湖海間得地理秘傳其龍穴圖經與郭氏之說若持左券而合符節視他術者不啻相什伯千萬矣暇日過予寓地相與劇論所得指畫口授亹亹弗輟信源委之有自也於其別序其說作原葬以贈之世固有知音者矣

瑞芝頌

南行臺御史中丞月公之官之明年政肅德孚時和民輯廼八月初度芝產於庭者二連葉如雲勁質雙植咸睹嘉瑞謂公德馨發聞感召所致此玄氣之精厚祇之靈而世德之禎也御史大夫普公首紀述其事搢紳逢掖之士詩歌以極盛德之形容天台朱右為之頌曰

濯濯神芝煜煜靈華九苞輪囷五采芬敷金莖雙立華蓋齊驅產由坤媪德應貞符神芝奕奕朱柯煌煌瞻彼

庭陛絢乎有光指佞並榮執法爭芒不斛於位發此禎祥繄德之符世不常有邦家之光譽垂不朽丹桂聯芳玉樹同久列於階庭以介眉壽矧公德馨維人之瑞振肅百司維國重器南服輯寧君子攸塈爰考休徵蕃殖庶類昔漢黄霸治最潁川鳳凰神爵式彰自天唐有九齡亦顯醴泉俱相天子以徵臣賢洵美明公世有勲德盟府是藏百僚是式濬發其祥入相王國左右天子民靡有忒睠兹嘉瑞應自天地傳紀無窮世世罔墜康衢

有言太史有署右作頌詞以永終譽

古樵隱者傳

古者賢人志士辟名山澤隱約於耕樵漁釣之間是耶非耶若伊摯耕莘吕望釣渭錢若水樵於華山將終身焉及其興殷周佐宋功業赫赫垂譽無窮是耶非耶余登委羽山得古樵隱者其庶幾乎因傳其事隱者系出高辛有娀氏子姓有娀生禼為虞司徒教天下以五品十二世至湯履為夏諸侯修德行義考之於天以有九

有傳世二十有八更六百五十祀子孫臣服於周頗有
分地周亡散落秦漢以商為氏代以儒顯至飛卿者為
宋侍郎隱者七世祖也侍郎居台功業具見國史三傳
至夢弼知寧海縣文行益著更化以來俱有隱德姑未
暇論隱者生有夙質少穎悟不凡敦尚志節積學纘言
孳孳亡倦見縉紳長者委身師事之延致懽與樂善不
厭遭天下多故奉二親挈妻子隱居委羽之陽鶡冠鶉
衣采樵以給樹藝以食朝夕候親左右無違教弟子以

孝悌或勸之仕則曰物各有適吾因天乘地日取其材而受其實又何慕焉性曠達不羈燭事明决與人論不多讓商略古今上下事後當成敗靡不中其言慮風晨月夕率子弟走林麓間藉地而坐長嘯而歌歌曰上山采樵木丁丁兮求我友生鳥嚶嚶兮出薪入爨食飲有常兮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兮茲非泊然世慮睨傲物表者乎其耽愛榮名溺嗜聲利唯恐或失之視隱者則有媿矣郜陽氏曰嘗聞王質樵於深山至爛柯不歸盖神

仙寓說荒誕甚矣若朱翁子董邰南之事天下共賢之亦士君子隱於下位所宜然耳其古樵隱者之謂乎隱者名復古樵其自號云

白雲稿卷二